



# 給芬陀利 華的故事

(三) 上官慧劍

中華門外，一幢紅磚綠瓦的別墅，深埋在三十六年深秋的暮色裡。

葛喇嘛，坐在一張單人褐色沙發裡，翻閱一本陳舊的私人備忘錄，或說是回憶錄，日記，都可以。

這本回憶錄，由他用日、俄、英、德、梵、藏六種文字拼成一種混合的語文，除他本人而外，是誰也讀不懂的東西；上面全記載些怪誕不經的秘行軼事。壓根，葛喇嘛，也是這麼人。現在，他還在實踐那種古代印度僧伽的頭陀苦行。

葛喇嘛翻看，陰鬱的臉上時時泛著絲絲隱藏的潛笑。

這時，我坐在他身旁。

客廳正當中有幅明人山水，我們對面壁上懸一付對聯，我記得是：「養天地正氣，法古今完人。」這座別墅，據葛喇嘛說是敵偽

時代一個要員的私邸。復員後，分配為交通部高級職員宿舍。葛喇嘛是交通部高級職員。這些，我不管他。

葛喇嘛心不在焉翻著那厚厚的紀錄，有時抬頭端詳一下那付對聯，眉尖又升起一絲內心深處的微笑。

××× ×××

遠在戰前，四川軍閥部隊，有一連人住在靠打箭爐附近一個廟裡。這一連人裡，有個小鬼，誰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到連上來的；好像每個當兵的都記得他們從吃糧拿餉時起，那小鬼也就在吃糧拿餉。

葛喇嘛一面搖著那本混身軀體的冊子。

整天，這小鬼像「紅孩兒」似的，蹦來蹦去，在一群兵大爺中間。有時，他們出操打野奔的時候，

他便守在家裡，偷偷摸摸念什麼東西，或者弄什麼東西。等人們回來，他又蹦蹦跳跳插在中間。

小鬼以為人們沒有發現這個秘密，其實誰都知道這個秘密。不過他們從認識小鬼起，他就在鬼鬼祟祟念他什麼東西，弄他什麼東西。末了，誰也不知道他什麼秘密。

就在不久之後，一個晚上，小鬼睡在班長身旁，（他原是睡在他身傍的）和往日不同了。他嘴裡老是在念什麼東西，或者弄什麼東西。

「巧連！」班長說：「都熄燈啦，你吃什麼東西？」「……」起先小鬼不理他，隨後翻了個身。說：「班長，我沒吃什麼。」

「那麼，你就別嘖嘖咕咕的。」

「是。」小鬼說。

班長睡著了。

第二晚上，小鬼又在念什麼東西。或者弄什麼東西。

「巧連」，班長又說：「你不睡覺，又吃什麼東西？」

「班長，我沒吃什麼。」

「那麼，你就別像蚊蟲叫，嗡嗡地。」

「是。」

班長又睡了。

第三個晚上，小鬼還在念什麼東西……

第四個，第五個……直到第七個，班長記不得了，又說是第十個晚上，還有那幾天白天，有時發現，小鬼也還在念什麼東西，弄什麼東西。小鬼突地沉默了。整天，嘴唇上有一種東西在動，就好像蚊蟲

叮在上一樣。

第七個晚上，或者說是第十個晚上，小鬼在黑漆漆的床上，在打點什麼東西了。

「巧連，」班長奇怪地坐起來，問他：「你想開小差？你弄什麼？」

「不，」小鬼對著班長耳門說：「班長，我要走——」

「不是開小差嗎？你找著家裏人了？沒人虧待你呀！」

「不，不，」他低低地，莊嚴地：「班長，我要走——」

「嗯，你，你……」班長是了解小鬼的，他被別人一陣聲騙入夢鄉。

小鬼，像這個連裡吉祥的象徵一樣，他到哪裡，哪裡那麼高興。只有出操打野外的時候，他才留在家裏。他們去打「烏鴉窩窩」，爬「山坡坡」，小鬼會這樣說。

小鬼是一株靈芝草，插在他們土壤裡，他們每人都愛他，愛他；但每人都不會干涉他，欺侮他。

第二天，就同平日一樣，沒有人注意。小鬼，在連部後山一個角裡，自己檢些山上落葉，枯柴，檢了一大堆，疊成一個塔形，他便端正正的坐在那堆枯柴上面，把膝蓋跌跏坐好，然後，不知從那兒弄盒火柴，擦着了，放在塔底下，燒起來了。

身底的火，熊熊地燃燒，因為是乾柴枯葉，很少有煙升起來，所以留在連裡的人也沒有發現，打「烏鴉窩窩」的人還在路上走着。

火漸漸把小鬼包圍了，在四週，好像有一圈火牆把他圍在當中，

